

文獻通考

六十九之七十

郊社

三十八

庫文閣内			
一五	一	二	漢
五兩	二	三	書
八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元	二	〇	漢
〇	〇	三	書
三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30	
冊數	120	(29)	
函號	294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通考卷之六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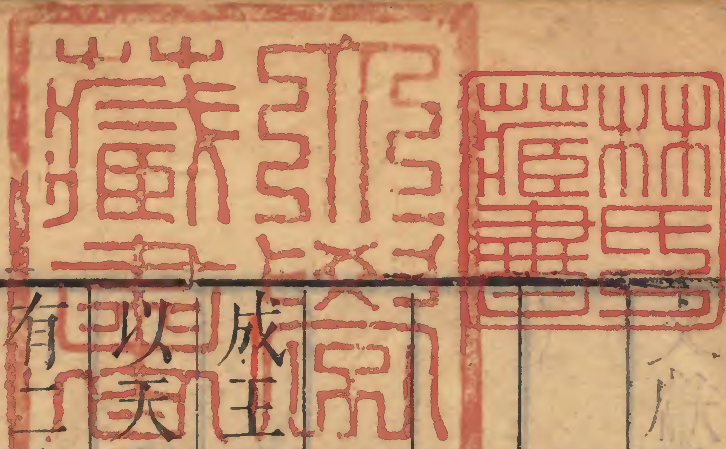
郊社考

郊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大路駘之祭。天車弧旌旗所相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旗畫日月。

趙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為之。周公故也。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



始也。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月。郊牛口之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石林葉氏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爲建子之月。季夏爲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證。易說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之月。迎長日爲建卯之月。晝夜分。分而日長。以日至爲魯禮。亦非。

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園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始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啓蟄而郊。安得孟春爲建子乎。孟春爲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爲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蓋謂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月建正爲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爲證。徒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辯。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得其正也。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先有事於類宮告后

稷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告告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

可止之辭

左氏曰。卜牛曰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郊。牛改名曰牲。

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

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易為。或言免牲。或

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

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有災傷天下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易之。三望

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趙伯循曰。公穀云四

卜非禮四月不時在氏公穀皆云譏猶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

不郊。猶三望。

公羊子曰。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

則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年

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滌潔清三年。名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克其天牲。於稷者

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

又食其用。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云五卜強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

用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祭例曰三卜禮也。四月不時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五月不時也。趙氏曰。子甲年常怪。鼯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

兵旅於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纔傷其皮膚。乃無有不死者。

哀公元年。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

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

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

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也。夏

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

四卜。非禮也。信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強也。成十五年。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

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

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

為牛者異。已十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曰未成牲之牛。有變而不郊。

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

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

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帝牲矣。故不敢擅放也。卜之不吉。則如之

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

左右之。庀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

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

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

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言其變。○疏曰。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待正

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所必重其妨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也。正月二月也。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

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

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

其新絜莫先也
四月則不時矣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橫渠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爲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卽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儒林之說。無

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月。是也。允儒之說。不過罪其

文獻通考 卷六十九
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捨

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瀆禮之過。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魯謂泰山

文獻通考 卷六十一
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麤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己。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過賜之事。識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

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
契而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
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
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
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
嘏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
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忠孝報反之義。名稱位號
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穎謂三傳所
譏。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

論正矣。然遂以爲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
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
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爲出於惠公
之請。則愚未敢以爲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
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
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奄然以天
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
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
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
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

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爲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爲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

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爲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許其

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勲勞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決不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爲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徃徃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

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僭。杞宋因其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嘗之祀。元

未嘗廢。無藉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卽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嘗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

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享晉

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註桑林殿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

偃士旬曰。諸使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

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

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

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

之瑞。用十月爲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大呂陰律之始東游

海上。禮祀八神。具雜祠篇二代尊雍。四時上帝。春以脯酒。

爲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

之月月祠時駒四疋每時用駒四疋而春秋異也木寓龍一駒寓也生龍形於木

也駒亦四龍木寓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與

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

常以十月上宿郊見秦以十月為歲首故上宿上齊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

火逢大火也狀若井枯棹其法類稱欲令光明遠照

通於祀所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逢大火○師古

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

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為

之節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時經焚書坑儒後更

無興禮祠享用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如此非謬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君西垂漢隴西郡西縣

今在秦州上封自為以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

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牴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

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

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鄜屬馮翊山阪曰衍史敦曰此上

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

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

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

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

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作鄜時

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

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索隱

文獻通考

曰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皞性尚白年秦諸侯也雖多修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年年以祭天蓋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軍公作密時於

渭南祭青帝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

曰凡去作密時二百五十年作下時祭炎帝

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因武櫟陽雨金秦獻

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

註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時

其後百二十歲而秦

滅周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藉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

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

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

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

司進祠上不親往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

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末帝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又

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

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諸

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

皆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疋駕被具

馬之飾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茲。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嚮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于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幾讀日冀禮官議毋諱。以朕勞無諱以朕為勞自有司皆曰。古者天子

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帝始幸雍

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又採新垣平之說。立渭陽五

帝廟見五帝門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祠。所用及儀亦

如雍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後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日一

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

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

忠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
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
忌太一壇上如其方

五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

麋鹿屬也形似麋牛尾一角

有司曰

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於是
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
未成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
下鼎既成有龍下迎帝上仙事於是天子曰嗟乎
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

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同。幸甘泉。
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亳。忌太一壇
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
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
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
其下四方地為寢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
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
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
衣紫及繡。五帝各以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
朔旦冬至。物爽。物音忽未明之時也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

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蒲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豈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

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嘗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以竹為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郊

祀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帝臨二

青陽三

朱明四

西顛五

玄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馬十

元符元年馬生。澗注水中而作。

天門十一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
其泉齊房作

后皇十四

華燁燁十五

五神十六

朝隴首十七

象載瑜十八

赤蛇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

拜而祠之贊
加祝詞

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

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

讀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鎮星出如瓜食頃復入

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德星
即鎮

星言天以德
星報於帝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

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

孟康曰若火勝金剛
祠赤帝以白牲也

而

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

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他禮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

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

自

將軍霍光輔政上恭巳
南面非宗廟之祭不出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

奉祠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其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

故事盛車朕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

四年詔曰。廼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
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
覽翱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
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
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幸甘泉。郊泰畤。
二年。上幸雍祠五畤。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朝匈奴單于於甘泉宮。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元帝卽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
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
祠。亦施恩澤。惠時所過。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
祠。

帝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
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
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
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
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

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秦陰祠
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
中阨隘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
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
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
祈福佑始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
於豐鄗成王郊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
饗之可見也昔秦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
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群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
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

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
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葬於大折祭地也
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
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一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
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
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
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昔秦河東之
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
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秸。其器陶匏。稽音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爲飾。女樂鸞路。駢駒龍

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

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飾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

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漢每上雍祠甘泉有千乘萬騎

今移祀于南郊郊故無供張縣役也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

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

奉郊之勤故一切並赦之

下賦錢筭四十一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

后土雍五時陳寶祠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

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

異之以問劉向向言家人尚不欲絕種祠種祠繼嗣所傳

也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

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

世奉此三神禮敬敷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

舊位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

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太一尊

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

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享國

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

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又無繼嗣思其咎職

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秦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時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裡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

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供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毆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臨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秦皆有變。故不荅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

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時上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揚雄

待詔承明之殿

承明殿在未央門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

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

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法遠

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

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

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

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

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

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

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

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

女郤處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三年幸雍祠五時

四年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元年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帝崩皇太后詔

有司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
意。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
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
順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
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
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
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帝

崩。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
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
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
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
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
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
廟。祭太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
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

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
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
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
曰。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
立太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
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秦時
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求始元年三月。以未有
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日卒不獲祐。復長
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
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

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
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
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
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墜古地字也樂有別有合。其

合樂曰。呂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
神。祭墜祗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
六歌。而天墜神祗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
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
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
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也。天

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呂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牛角如繭及栗者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呂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呂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

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呂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皆呂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群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

間。天地之祠五徒焉。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歲一辨。皇帝自行。群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歲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二里。望對壇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

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皇帝以來。所祭天之園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駕四馬。羽蓋華宴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黃屋乘六馬。纛左排。馬頭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畧。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率而叙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所註可見而三歲郊見於

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皇

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

西漢郊祀之地凡三處

雍五時

其四時秦所建比時高祖所建領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方親郊

是後凡三歲一郊

渭陽五帝廟

文帝用新垣平之說建十六年上親郊繼而平誅遂領之祠官

不親祭

甘泉太一祠

武帝用方士繆忌公孫卿之說建三歲一郊與雍五時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群神。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

武帝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

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

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

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

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

曰靈威仰。赤熛怒。自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

為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

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

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攷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時爲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繼而諸時並興。或由夢蛇而爲鄜時。或因獲石聞雉而爲陳寶。或由雨金而爲畦時。又

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皞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時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徃徃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

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為帝。以祀神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繆忌言太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太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與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創為六天之說。以為太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為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太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切意太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岳四瀆之在地也。謂岳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岳瀆亦不可。謂已祭岳瀆而遂廢后土方澤

之祠尤不可。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為事天之事畢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間。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時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為盛衰。涓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

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郊拜也。以繆忌。忌亡而祠宮。領太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太山。欲若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太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時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並祠者。至太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

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

祀明堂嚴父配天禮。而衷平之間。休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為甚。蓋莽將篡漢。故為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宮竹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為不當革。上卒無繼嗣。衷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

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為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如諸時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漢之中衰。諸儒劉向。固非廢淫祠之咎也。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跡。甘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故

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耳然必以天帝諸神爲宗陳后山作白鶴觀記言漢兩校中書爲七略其叙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庵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爲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

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說共爲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爲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祀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刪之也然少君樂大公孫卿粵

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諸說。本無關於祠祀者。如使物却老闔棊及入海求不死藥大營宮室之類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遷固儒者。而著書指意如此。固無怪黃冠師得以夤緣附會其說。而啓后山晦庵之嘆也。要之郊祀志。只當叙述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別立方伎傳述之。乃爲允當。道家以符籙後鬼之說。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遷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啓之。以昊天上帝並列。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

成六天之說。實啓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鄘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齋。合四百六十四齋。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齋。合三百六十齋。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

合二百六十一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
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
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壇也。
封封土築也。皆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
五岳之屬也。皆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
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醜竹芮切 祭酌也

黃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
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
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
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

宮內道廣三丈。有關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
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
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
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
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
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
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
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
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
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

一尺。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爲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

寸。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三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

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常以堯。詔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祖配食。位在中壇上。西

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業。坛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緝帳。緝席。鈎命。決曰。自外至。

者無主。不一。自內出。至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

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

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歲本志用

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臣。共用牛四

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

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

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一百一十六枚。皆莞葦。率

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醜。既送神。燂俎。實於

壇南。已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各物。鄭玄曰。猶圖也。居

謂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向。

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大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園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之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詳見祠五帝門

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

西都之所謂郊祀若雍五畤若其朶太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僊成帝以求嗣故二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記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下祀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無歲行之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

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于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為常。故不復紀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玄牲。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于成都。

西潛之視。謂液所。昔。蔡正。翻。昔。其。呆。太。一。昔。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郊

魏文帝南巡在穎陰。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綬。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營洛陽南。委粟為圜丘。詔曰。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祇所

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與園丘爲二處用鄭玄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爲周祀天於園丘。以魯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

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園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復上取之遙遙華胄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禮耳。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其後蔣濟著文以追詰隆謂舜本姓媯其後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又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則非

舜後明甚。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濟曰。夫虯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虯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也。如玄之說。有虞之上。豺獺之不若耶。

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牲。自以居非中土。不脩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晉武帝卽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秦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

各設一座而已。時群臣議五帝。卽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除五帝號。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園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是月冬至。帝親祠園丘於南郊。自是後。園丘方澤不別立。

按以園丘卽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帝肅外孫也。故祀禮從其說。

三年。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月。詔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見五帝門

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饗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饗神歌一

元帝卽位於建康。太興二年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地。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並在天郊。

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等議宜須旋都洛邑。

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宜於

此修奉。從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鈞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巳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

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從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交秦世多以騮駒赤馬黑鬃白駒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

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

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

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

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

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時管陽王已即位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

宜配天郊詔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

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

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代或丙或庚並別有義且

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

天子園丘非專祈穀又按郊特牲受命于祖廟作

龜于禰宮者謂告之退而卜則告義在郊非告日

也今日雖有遷郊祀不異不應重告。徐爰議以為郊祀用特。何偃據禮不應更告。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參議宜於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詔可。

南郊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徐爰曰禮記燔

柴於秦壇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陽位也。晉代過江郊祭悉在北或南出道俠多於已地。大宋造邦維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移置本處。

齊高祖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時

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郊與否尚書令王儉議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又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倣祭酒張緒等並同詔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啓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年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無煩遷日帝從之。郊壇圓兆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散騎常侍庾曇崇啓云祭天尚

質秦漢以來郊兆壇域無立宮室以明謙恭詔付外
詳博士實賜議局禮王族上帝張瓊按以禮為牀於
幄中不聞郊所置官宇也虞炎議漢帝郊祀天子自
竹宮遙拜息殿去壇既遠奉祀事旋息於此無燠祠
部郎中李揚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即
有幄鄭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
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亦關於宗廟古則
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壇瓊案何
為不轉制擔蕙遂不行曇崇議

梁武帝即位南郊為壇在國之南。壇高二丈七尺徑

西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

事。吳操之云啓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何修之云今

上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園丘大報天也夏正又

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帝曰園丘自是祭天先

農即是祈穀祭昊天宜用特牛一祀天皇帝於壇

上撰題曰皇天座。四年冬之啓周禮稱天曰以皇考

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

入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五台老人風伯雨師皆從

祀其五帝一十八宿及風雨師等座有坎余皆平地

王僧崇啓曰五祀位在北郊園丘不宜重設帝曰五

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

箕畢也而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卑祀典

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即箕畢下謙兩

祭非禮以蒼壁制幣除鬯裸。夔覆以畫幕備其文飾

嫌之宗廟今郊有裸恐香用沉。取本天之器以陶匏

垂尚質宜革之帝依之。素俎。席用藁秸。太祝牒壇下神座悉用白茅俎以漆

稱其德則知郊祭俎不應漆席用白茅禮無皇帝一

所出於是改用素俎皇帝以下皆蒲席藁薦皇帝一

獻再拜受福。帝以一獻為質三獻為文詔下議博士

陸肆等以為宗桃三獻義兼臣下上天

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唯皇帝受福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

太尉設燎壇於內地禮畢器席有司埋之禮祭器幣

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貴而乖典帝曰薦席輕物陶匏

賤器方還付庫容後穢惡但弊則埋之者謂四時祭

器耳從有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時明山實議以始

司燒埋之十一年帝曰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

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為坎遂廢之八座奏曰五

帝之義不應

居坎艮由齊代園丘小峻邊無神位今丘形既廣請

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城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等座

悉停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

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

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

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為壇

詔定郊禋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雅者正也之義

俊雅三曲四言取禮記司徒論選士升皇雅

三曲五言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滌雅一曲四言

有赫二郊太廟同用誠雅一

取帝牛在滌三月牲出入用

曲三言取至誠感神義又誠雅一曲四言送神

獻雅一曲四言飲福禋雅一曲四言就燎其

辭並沈約所製普通中薦蔬無牲牢遂省滌雅牲

雅云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園丘壇高二丈二尺柴燎

五寸廣十丈

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

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太常卿許通奏曰

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

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禱辜同為陰

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依地

有五行也五神位在此郊園丘不宜重。又按以燹

燎祀風師雨師鄭眾云風師箕雨師畢皆星也今南

郊祭箕畢復祭風師雨師恐乖祀典制並驅音普通

反燹音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

之禮許通曰按周禮司罇彝云三獻施於宗祧鄭玄

帝為不通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

矣從之議曰古丘方二丘並因見有本無高廣之數後代隨

事有築建丈尺之儀但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今增南

郊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

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後魏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

始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壇埽三重天位在上南

面神无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五精帝在壇內四

在在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

司祿司人在中壇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各千餘

神醲在席用藁秸玉以四珪幣用束帛牲以黝犢上

中壇內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祭畢燎牲體左於壇東已地

共犢一日月等共牛一從義從冬至祭上帝於園丘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

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東為二陛土陛無等周垣

四門門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

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

近南西面。內朝臣在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夫人方容。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子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陞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反。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為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誠皆有才多是謀猷之士全少通儒碩學所以郊祀帝后六宮及女巫預焉余制復多參夷禮而違舊章自後歲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放五行

各為方壇四陛。埽壇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醕棗栗。無牲幣。

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乃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園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園

丘。壇在國南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

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壇。去丘五十步。中壇去內壇外壇。去中壇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為大

營於外壝之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壑廣丈二尺
 深一丈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外丘之內地廣
 輪三十六尺高三尺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
 從祀五精帝於中丘四面皆南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
 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於下
 丘眾星位禮以蒼璧束帛蒼牲九皇帝初獻太尉亞
 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
 八宿太常丞以下薦眾星後諸儒定禮園丘改以冬
 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壇
 廣
 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階為三壝內壝上壇
 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一門又為大
 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一百七十步營壑廣一丈深入
 尺八寸四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
 回各一階

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駢牲一燎同園丘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園丘

丘三成崇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
 等十有二節園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在國之陽七
 里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日月內
 官中宮

外宮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國南五里為方
 壇崇丈二尺廣四

眾星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壇崇丈二尺廣四
 丈壝內百二十
 步內壝半之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

皇帝乘蒼輅戴玄冕備大駕而行從祭者皆蒼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園丘制壇
 於國

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丘四成成各高八丈一丈下
 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
 丈太祖武元皇帝配並丘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
 月

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百三十二座外官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半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太內壝內衆星在內壝外上

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

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燔怒於南郊爲壇於國南大

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高七尺廣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

有邸牲用騂犢二

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五仍舊十年冬至祀園丘帝不齋于次誥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致堂胡氏曰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

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

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

祥叶氣若顧若荅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

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耳

二人旋踵而亡則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

乃國家滅亡之大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

不深加警戒而重有修省乎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

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北齊大禘園丘歌辭 夕牲群臣入門奏肆夏樂

辭一首。迎神奏高明樂詞一首。牲出入奏昭
夏辭一首。薦毛血奏昭夏辭一首。進熟皇帝
入門奏皇夏辭一首。皇帝升丘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一首。皇帝奠爵訖奏高
明樂覆燾之辭一首。皇帝獻太祖饗神座奏武
德之樂昭烈之舞辭一首。皇帝飲福酒奏皇夏
之樂辭一首。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辭一首。
紫壇既燎奏昭夏樂辭一首。皇帝還便殿奏皇
夏辭一首。五郊迎氣樂辭一首。
周園丘歌辭。降神奏昭夏一首。皇帝將入門

奏皇夏一首。俎入奏昭夏一首。皇帝升壇奏
皇夏一首。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一首。皇帝
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一首。皇帝初獻及獻配
帝畢奏登歌一首。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首。
嚴奠奏雍樂一首。帝就至燎位奏皇夏一首。
帝就便坐奏皇夏一首。
隋園丘歌樂辭一。降神奏昭夏辭一首。皇帝升
壇奏皇夏辭一首。登歌辭一首。皇帝初獻奏
誠夏辭一首。皇帝既獻奏文舞辭一首。皇帝
飲福酒奏需夏辭一首。武舞辭一首。送神奏

昭夏辭一首。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

上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成

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皆

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

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壇。上帝及配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

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

下加羊豕凡九。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于南郊。以元

帝配。牲用蒼犢二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

昊天上帝，罷感帝祠。

太尉長孫無忌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

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

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

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註月

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

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

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繆特深。按易云：日

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
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昊天。以蒼昊爲體。不
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
得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園丘
圖。昊天上帝坐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
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園丘自在壇上。北
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別爲星官。內座之首不
同。鄭玄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
步有徵。相公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
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畫之

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
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
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
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無別園丘之文。王肅等
皆以爲郊卽園丘。園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
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園
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
式。惟有南郊倍位。更不別載。園丘式文。旣遵王肅
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從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玄義

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
帝祀。爲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舊禮感帝以世祖无
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
依新禮。且配園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周
人禘嘗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
從之。又詔園丘以高祖太宗並配。先時太宗
只配明堂
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園丘。方丘及南郊
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

成均助教孔玄義議曰。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明
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

配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
極也。請奉太宗高宗配昊天上帝於園丘。義符孝
經周易之文。神堯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
於南郊。義符大帝之文。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
堂。文王但祖而言。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奉太
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
右諭德沈伯議曰。鄭玄註祭法禘郊祖宗。謂祭祀
以配食。禘謂祭昊天於園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
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
最爲詳備。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嘗郊稷不聞於

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
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
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天。則武
王雖在明堂禮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
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
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
十祠。祭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
配一崇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
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請

配園丘方澤。太宗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制禮作樂。
告禫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
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謹按見行禮。
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
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之祠。殊失因心之
旨。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
乖成典。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
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
無改。請奉高宗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

諸祀皆以三祖配

按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多遵用之。以爲曜魄寶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之爲天。則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曜魄寶五帝皆星象之屬。當從祀南郊。而不當以事天之禮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旣罷旋復。雖復其祠。而以爲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永昌元年勅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之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遂於郊與明堂所配

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每祭並配。而後得爲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屬。則從祀於天。於禮意人情爲兩得乎。

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中宗景龍三年。親祀南郊。以皇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執邊豆。以韋巨源爲終獻。

時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

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爲鄭玄註周禮內司服唯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欽明引九嬪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據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天地尚質。亦無瑤爵。明此乃宗廟大祭祀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無量等議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臣源定議註。請依欽明議。上從之。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爲吉。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夏至

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纏次。極於南北際也。曰。北極當晷度循半。曰。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見天地之心乎。卽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甲之始。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旣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宗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曰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卽欠一分。未南極卽不得爲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



園丘

玄宗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請禮記曰臣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必有交配之義蓋以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釐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且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御極以來于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况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園丘中書令張說爲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縉爲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

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及祠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正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

皇帝配制從之

天寶元年二月。勅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圜丘。有司行事亦如之。

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頤。歸集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

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

幹十難略曰。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唯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旣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

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卽有邵氏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亦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則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又曰：夫始祖者，經論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比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故，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

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云：祭天歲一，何也？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年，豈不知景帝始封於唐，當時通儒議功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出神堯配合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

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無以加焉。

又曰。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孟德仲達皆人傑。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並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大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饗。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大聖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勅旨並依。至永泰二年。六月。久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今配饗失德。故神不降禮。雩陽爲災。上又令百官就尚書省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謹按禮經。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帝爲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彌魏肇啓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爲天下之

號。天所命也。亦曰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孰將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尊崇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旣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人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正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

故事配饗天帝之制請仍舊典及歸崇敬執前議乃止以景皇帝配定

憲宋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浹旬不開群有司慮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上日郊廟重事吾齊戒有日豈以將雨雪而廢乎洎至大禮方饗獻之次景物澄霽及鑾輿就次則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翌日御樓宣赦纔畢陰雲復結瑞雪盈尺衆情歡悅咸爲聖心昭感致焉

長慶三年太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雪廢祭其禮物條件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禮無焚毀之文請於太常寺勅

庫收貯而其小祀雖非御署准此玉幣燎柴神酒燎幣醴齊并榛

栗脯醢及應行事燭等請令郊社署各牒有司克次祭支用矣牲牛

參牲既未行祭禮無進胙賜胙之文請比附禮記及祠令牲死則埋之例委監祭使及禮官於祠所瘞埋其小祀不用全牢牲舊例用猪羊肉亦准此粢盛瓜菹筭菹應已造

成饌物請隨牲瘞埋行事官明衣絹布等准式既祭前給訖合克繫

服既已經用請便收破公卿已下明房油煖幕炭應宿齊日所破用物請收破旨依永爲定式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宣問有司有事南郊合卜日以否禮官奏曰伏惟禮令祀祭皆卜日然自天寶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饗天

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

高祖在位九年親祀南郊一武德四年十一月一日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親祀南郊四貞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闕年月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親祀南郊二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

總章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宗在位五年親祀南郊一景雲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睿宗在位四年親郊二景雲三年正月十一日拜南郊

太極元年二月一日拜北郊

玄宗在位四十五年親祀南郊五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

六載正月十二日

肅宗在位七年親祀南郊二乾元元年四月十四日

上元二年建子月十七日

代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廣德二年二月五日

德宗在位二十六年親祀南郊四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九年十一月十日

憲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一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在位二年親祀南郊一寶曆元年正月

文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大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在位六年。親祀南郊二。

會昌元年正月一日。五年正月一日。

宣宗在位十三年。親祀南郊一。

大中七年正月十七日。

懿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在位十六年。親祀南郊一。

龍紀元年十一月。

唐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園丘儀。

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

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

水一刻。侍中板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

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

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凡齋

者則俱諸閣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上水三。

刻。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結珮乘輿。出自西房。出

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即御座東向座。侍臣

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

就齋。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

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

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

祀所其無本司司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群官諸

者皆於祀所焉。方容使各於本館清齋一宿。無本司各諸祀官致齋

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於齋所。攝事無皇帝

祀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大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

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

配雩祀告神作主孟夏大宋文武皇帝廟。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末後一

刻。各以其器服守墳。每門二人與太樂工人。俱清齋

一宿焉。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

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其誓各隨祭享祀事言之。各揚其職。不

供其事。國有常刑。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于家

正寢。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煞文書。不

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凡

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

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於都省

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內有本司者於本司

無者於太常郊仕太廟齋坊安置。皆曰未出前到

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三刻。向祀

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纓

經經過訖。任行其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

事非應散齋者。唯清齋一宿於本司。及祀所。凡大

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已上。皆

官給明衣齋郎升壇行事。亦權給紵服。應齋官所

習禮。臨時闕者。通攝行事。致齋之日。先不食公糧

及無本司者。大官准品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

食亦如之。凡散齋有大功已上喪致齋有周已上喪並聽赴卽居總麻已上喪者不得行宗廟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死於齋所同房不得行事者。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

南面。攝事行官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面西上焉。尚舍奉御座衛

尉設文武侍臣次。上辛雩祀守官設文侍臣次焉。於大次之前文官

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雩祀於大次之後俱南向。設諸祀官次

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官之東東

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

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鄴公之西西方

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

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

大以褒聖等議上辛雩祀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

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東饌陳於東門外西

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前祀

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東方西

方磬簾起北鍾簾次之南方北方磬簾起西鍾簾次

之設十二罇鍾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北

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祝敵於懸內。祝

左敵設歌鍾歌磬於壇上近南北向磬簾在西鍾簾

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

而編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

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

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

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北南向。設祀

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上辛雩祀則東道南。分

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雩祀無分執事者位於其

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

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

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

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

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

祀文官九品已上。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

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

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鄴公位於中壝。上辛雩西門之

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位於介鄴公之南。西方北方

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

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

使之後攝事無褒又設祀官及從祀群官等門外位

於東西壝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牷於東壝之外

文獻通考 卷七十一

當門西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

一。黃牲一。白牲一。玄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

一。上辛雩祀無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為上。又設廩犧令位

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

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

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罇

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

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

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

於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罇二。在

第一等。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壺一

座攝事以然也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

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階間各概罇二。在壇

下。眾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

神座之左而右向。罇皆加勺。幕五帝日月以上皆有

五帝太罇犧罇各二壺一在第二等。五人帝設御洗

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俱北向。攝

但設洗午陛東南。北面雩祀設亞設分獻壘洗壘水

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篚幕各於其方陛道

之左。俱內向。執罇壘篚幕者。各於壘篚幕之後。設玉

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雩祀皆祀

日未明五刻焉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

帝神座雩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

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

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

帝於北陛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

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夜明

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

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

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

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

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

又設五帝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夜明於西陛之

北。皆皆以藁秸。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

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

向。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

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

內座於曜魄寶之東。差若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宿

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

七公曰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五百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北東西廟。昊天上帝及配帝及配帝五星日月之座設訖却收至祀日未明五刻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三百步所。享明堂則於明堂所廟享則於廟所皆三百步所焉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令。晡後二整拂神幄焉

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諸儀二人。享廟則太廟令。帥府史也及齋郎。

以罇。坩。篚。幕。入設於位。廟享則籩豆盥鉶皆設位加

升壇者各由其陞升晡後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

公。卿。已下。俱就東壝門外位。廟享則無壝外。公卿位焉諸太祝與

廩犧令。以牲就勝位。謁者引司空。諸儀並引贊引御

史。入詣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

還本位。初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

入詣壇東陞升。視滌濯。於視濯執罇者皆舉訖。引降

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

常卿省牲。廩犧令又前舉手曰。臚。還本位。諸太祝各

循牲一币。四向舉手曰克。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漑。謁者贊引祝官御史。廟享但引御史省視饌具。俱還齋所。享廟則進饌者入徹籩豆簋簠以出而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鑿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洗肝於鬱鬯。又取臍骨每座各實一豆。俱置饌所臍骨腸間脂也。

鑿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於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官設從祀官五品已上。次

於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

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而不作其日晝漏上水五刻。

鑿駕發引。發引前七刻。槌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

也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槌二鼓為再

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群官五品已上

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

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群官五階已上。依時刻俱集朝

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已下及介公。鄴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客使等。並駕出之日。便赴

祀所司陳大駕鹵簿於朝堂發前二刻。槌三鼓為三

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鈿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

事舍人引從祀群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已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負寶如式

乘黃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

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

之前。贊者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

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乘輿

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帝升

輅。太僕卿立授綬。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如常。黃門

侍郎進當鑿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鑿駕

進發。俛伏興退還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鑿駕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

鑿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

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

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

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

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已下夾

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

郎奏稱請勅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

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鑿駕

進發。退復位。鑿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

不得誼譁。其從祀之官在玄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

諸祀官俱朝服結珮。謁者引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立。皇帝降輅乘輦入行宮。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集行宮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勅群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人實罇。罇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

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醴。齊壺罇次之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清酒。五帝日月俱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汎。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清酒。象星之散罇以汎。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象星之散罇實以汎。齊皆加明水。酒皆加玄酒。各實於上罇。玉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白帝以騶虞黑帝以玄璜。黃帝以黃琮。日月以珪。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天。帝日月內官已下各從方色。各長丈八尺。上辛則五方帝冬大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珪。有邸餘同。無日月已下罇。雩祀同。圓丘入有五人。帝之幣亦放其方也。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簠簋等。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幕者入自東。

壇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也立定奉禮曰

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

罇壘篚幕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陛

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

一人太祝七人升行掃除於下上辛雩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掃除於上

令史祝令訖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

官及從祀群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儀無從祀群官客使上辛雩

同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

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焉謁者引司空

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

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

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

初未明三刻諸位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

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若行

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焉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

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皇帝升

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還侍立鑾駕動稱

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路而趨若行宮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駕至

大次門外迴輅南向若將軍升輅即降立於輅右焉侍中進當鑾駕

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

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
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各受奠於坫。皇帝停
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群官。介公鄴
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
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辨。質明。皇帝改服
大喪而冕。上辛雩祀。蓋服衮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
如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焉。至中
壝門外。上辛雩祀。內壝。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
授殿中監。殿中監授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
衛停於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

不便請先定。近侍承奉焉。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
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未明三刻下。
至此再拜儀。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
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自上辛雩祀同焉。有司謹具
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
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他放此。鼓祝奏元。國諱改焉。和之樂。及以圓鍾
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作文舞之舞。樂
舞舞六成。圓鍾三奏。黃鍾太簇姑洗各一奏也。偃麾戛敵。樂止。凡樂皆協律郎
舉麾。五鼓祝而後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
帝再拜。攝事無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祠同也。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

文獻通考 卷七十一 三六

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

於罇所。諸太祝俱取玉及幣。亦各立於罇所。太常卿

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

尉太和樂上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

辛雩祀同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皇帝升壇北向立。攝

太尉升南樂止。正座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

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

俛伏興太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

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

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

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太尉皇帝授幣。太常卿引

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俛伏興。太常卿引皇

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

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初皇

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

進。跪奠於第一等神座。上辛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

同雩祀五入帝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

奠於首座。餘皆祝史齊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

座諸太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於初衆官拜訖。祝

神座訖還罇所上辛無星以下座也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

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

奉饌各陳於罇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

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

攝事則於太祝奠毛血其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

黃鍾之均。自後接神之饌各至其陛。樂止。祝史俱進

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

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未陛白帝之饌升自酉陛黑帝之饌升自子陛大

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諸

饌各隨便而升上辛無大明已下饌攝事同雩祀五

人帝饌各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

由其陛升先撤乃升簋簋元。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

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又

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相次而畢。上辛無外官已下饌

並無衆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攝則

星饌也引太尉詣罍洗。上辛雩祀同也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匱

沃水。又侍中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

取巾於篚興進。皇帝悅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

篚。黃門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

鬯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如
 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匱。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
 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陞自南。陞訖。
 樂止。攝則太尉洗拭匏。爵無樂作以下儀。謁者引司徒。陞自東。陞。立於
 罇所。齊郎奉俎。從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帝罇所。
 執罇者舉幕。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
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上帝罇所。執事舉幕。太尉酌汎齊訖。樂作。太常
 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與太常
 卿引皇帝少退。向北立。樂止。攝儀皆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進
 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攝則云天子某謹遣太尉封
上辛雩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長晷初升。萬物權輿。六
 氣資始。式遵彝典。慎修禮物。上辛云惟神化育群生。裁成庶品。雲雨作施。普
博無私。爰因啓蟄。式遵農事。雩祀云爰茲孟夏。龍見紀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
恭致燔祀。表其寅肅。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
 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凡攝事祀版。應御署
臣奉版郊社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
令受遂奉出。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幕。侍中取爵於
 坩。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

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俛伏興。

太常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又謁者五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

取爵於坩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訖還罇所雩祀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

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

元神武皇帝臣某。攝則云皇帝臣某謹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于高祖

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于昊天。上

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上

云時惟孟春敬祈嘉穀用致禋祀昊天上帝伏惟高祖睿哲徇齊欽明昭格祭祀之禮肅奉舊章雩祀云

時惟正陽式遵恒典伏惟道叶乾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對越昭升謹以制幣犧齊粢

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

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

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

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

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

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各帥齊郎進俎。太祝

減神前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也加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

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攝則皇帝受

以授左右。攝則太尉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

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

站。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

降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鼓祝作舒和
之樂退訖憂敵樂止武舞入鼓祝作舒和之樂立定
憂敵樂止。自此已上凡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儀
依皇帝行事贊佐皆謁者太祝齋郎皇帝
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自
下並改太尉為太常卿詣壘洗
盥手洗拭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階升壇詣昊天
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幕太尉酌醴齊訖舞武作謁者
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
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詣配帝犧罇所取
爵於坫執罇者舉幕太尉酌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
高祖神堯皇帝座前。雩祀
太宗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

尉少退東向再拜。上辛五方祀各取爵酌醴
齊供尊訖還罇所雩祀同訖謁者

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請太祝各以爵
酌壘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
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
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却復位初太尉
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則同以光
祿卿為終獻詣壘洗盥手洗
拭匏爵升酌盞齊獻正座配座。雩祀并獻
五方帝也終獻如亞
獻之儀。上辛五帝祀
亦各配獻之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初太
尉將陞獻。攝則太常
卿將升獻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
夜明等獻官詣壘洗盥手洗拭匏爵訖各由其陞陞

雩祀太尉將升獻贊引引五帝獻官酌醴齊奠太昊
氏餘座齋郎助奠五帝將畢五官獻官酌醴齊奠勾
氏餘座祝史助奠請第一等俱酌泛齊訖各進跪奠於神座

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陞謁者五
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引各由其陞陞壇請第二

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醴齊各進跪奠爵於內官座首
興餘座皆祝史齊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各引獻官

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陞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
詣罍洗盥手各由其陞壇請第三等中宮酒罇所俱

酌清酒汎齊攝儀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
盥洗訖請外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攝儀以獻贊引四

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訖請衆星酒罇所酌旨酒攝儀

汎以獻其祝史齊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
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上辛雩祀無日諸獻俱畢

武舞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邊豆

再拜已飲福元和之樂作太常御前奏稱請再拜退

復位皇帝再拜樂作一成止攝事則奉禮曰衆官再

太常御前奏請就望燎位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太常
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攝則謁
也尉於群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幣

祝版日月已上齊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飲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史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下牲幣雩祀有五帝幣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謁者前曰禮畢則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退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上辛雩祀並內壝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

位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顯慶時。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稱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壇。又在神之左。臣等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炷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詳委。柴在祭物之先。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

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脅之九箇。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圭瓚。俱莫燎薪之。卽晉氏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親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藝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例。今新禮引同蒼壁。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旣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准。燔柴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不爲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交無故典。今請改燔柴爲祭始。位在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准此詔可之。

鑾駕還宮

上辛雩祀並同

皇帝旣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

將士不得神離部伍

皇帝停

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爲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乘馬者服袴褶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請大次奉迎。乘黃令進。

金輅於大次門外南面。千牛將軍立於輅左。侍中版
奏外辦。太僕御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繖扇侍衛警
蹕如常儀。皇帝陸輅。太僕御立授綬。黃門侍郎奏稱
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
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
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
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
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陞侍中
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
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

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群臣道從如來儀。諸方客使
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
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
將軍夾路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
左右鍾皆應。鼓祝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鼓樂止。
入太極門。鼓祝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上閤。
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
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
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閣。戛鼓樂止。初文武群官至承
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勅群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

版奏請解嚴扣鉦將士各還其所

神位 用樂及籩豆等物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

壇上 座每籩豆各十二籩籩豆各一都六百八十九座 壇之第一等祀 東方青帝

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籩

豆之數各八籩籩豆之數各一也 第二等祀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

甄俎等數各一也 差在行位前錄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

十九座齊列在十二坐間每座籩豆各二餘如上也

第三等祀 中官市垣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

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 也 四十二座齊列皆十有二階間每座籩豆等如二等 也 又祀外官百五座 籩豆籩豆 於內壇之內又設衆

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壇之外 籩豆等與外官同按此

徵傳曰萬物之精上為衆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

十物蓋星之與物每各有所主今並依郊壇圖而為

也 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高祖神堯

皇帝配 都七座也 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 籩豆等數如冬

感帝於南郊後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祈穀准左傳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詩曰噫

嘻春夏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之歷代上帝之

號元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通主四時王者

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

其所生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居

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

儒此說事恐難憑且感帝之祀行之自父記曰有其

舉之莫可廢也祈穀之禮於祈穀之壇祭五方帝夫

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今二禮並行六神感

也祀也

樂冬用本音。皆以黃鍾爲均。三成。准周禮云。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記云。天神皆降。明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准周禮樂三變。唯致丘陵之祇。今改用六變。

昊天上帝

蒼犢一。若冬至祀圜丘。加羊九豕九。凡肉皆實俎。

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膈後節二。肫。短脅一代。脅一背二。骨以並脊。從首爲正。脅旁一爲正。凡供爲正。凡供別祭。用太牢者。犢一羊一。豬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盒。若供少牢。去犢減酒一斗。

太尊二實泚

著尊二實醴

犧尊二實盎

山罍二實酒

象尊二實醴

壺尊二實泚

山罍四實酒

邊十二石鹽 芡人

藁魚 鹿脯 乾棗 白餅

栗黃 榛子仁 黑餅 糗餌

麥仁 粉糝

豆十二韭菹 芹菹

醢醢 菁菹 脾祈菹

鹿醢 豚胎 笋菹 鮓食

魚醢 糝食

簠一實稻 梁飯

簋一實黍 稷飯

甗一實大 羹

俎肉

蒼璧

幣以蒼一丈 八尺

配帝

文獻通考

卷七十一

四九

著尊二實汎

犧尊二實醴

象尊二實盎

山罍二實酒

籩豆簋簋牲幣

璧並同上帝

五帝日月壇第一等

大尊各二

籩入減白餅黑餅糗餅粉粢

豆入減飴食糝食脾析菹豚陶

簋簋甄俎各並同上帝

五方帝方色犢 大明青犢 夜明白犢

青帝青圭 赤帝赤璋 黃帝黃琮 白帝白琥

黑帝黑璜幣各如其玉色 日以圭璧幣以白

月以圭璧幣以白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

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

壇第一等十二陛間

每陛間各象尊二 每座籩二栗牛脯

豆二葵俎鹿醢

簋簋甄俎各一實同上 牲用少牢 幣皆以白

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

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

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

二座壇第三等十二陛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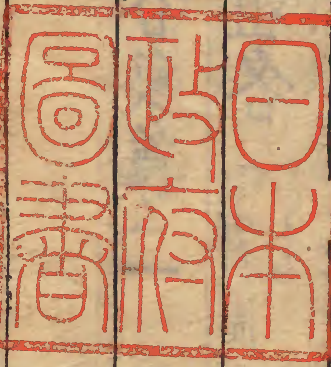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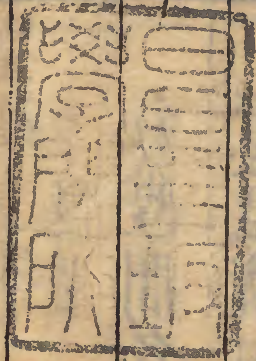
每陛間各壺尊二 籩豆簋簋甄俎牲幣各同第一等

外官百五在内壝之内。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内壝之外。

外官每階各概尊二在壇下。衆星每道開各散

尊二於内壝之外。每座籩一牛。豆二鹿。醢

簋一黍稷。籩一稻梁。俎一禽。爵外太。籩五



行立前。籍内官。前座又。五。星。十二。列。下。奠。四。十八。座。

天皇大帝。此。氣。此。卡。天。一。太。一。紫。辯。正。帝。坐。並。差。五。

